

时间少女

盛可以 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盛可以◎著

时间少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间少女/盛可以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411-4233-8

I. ①时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2015 号

Shijian Shaonü

时间少女

盛可以 著

责任编辑 李淑云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韩 华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1/32
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33-8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第一章

一条路，从兰溪镇边一直往西延伸，像是从葫芦嘴里倒出来的水，慢慢地流淌，变细，最后缠进山脚的草丛里。

西西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。小时候，是母亲牵着西西，远远地像两只虫子在路上爬行，仿佛葫芦里有股力量把母女俩慢慢地往肚子里吸。母亲牵着西西行路时，是沉默的。她们从洞边过。从溪边过。从茅屋过。从小桥过。一路都是沉默。偶尔的水流声，给脚步打着节奏。被踢中的石子，滚两下，没入草丛中。路走起来有点枯燥，有一段路还特别荒凉。但是有时候，忽然一朵野花，西西就惊喜地喊出声来。西西最爱走桥。那是架在溪上的旧木桥，人在上面行走，发出轧轧的声响，就像有人正抬着大轿而来，她有时候故意在上面摇晃，声音就如嘈杂的鸟叫。桥下水流汨汨流淌，看久了人就有点昏眩。

第一次过桥时，西西五岁。那时，西西觉得桥窄，桥长，桥险，即便是母亲牵着，也挪不动一步。是母亲把她背过去

的。母亲的脊背像牛一样平稳。但是，走到桥中间，母亲骂了她。“没用的家伙，尽给老子添累，扔了算了！”母亲边骂边用手掐西西的屁股。西西双手紧紧地箍住母亲的脖子。西西一直觉得，幸好她死死地箍住母亲，母亲才没有把她扔下桥去。再大一些，西西敢在桥上行走，并且跑步前进，还能替母亲扛东西。后来母亲胖得厉害，她一上桥，桥就呻吟，并且痛苦地弯曲了身体。母亲不爱动了，一些小买小卖的活，都吩咐西西去镇上办了。

“总算有点用了，老子没白养你。”母亲高兴时这么夸奖西西。母亲的嘴唇，皮肤，都是红薯的颜色。母亲的身体也像红薯。母亲就是一只大红薯。她脖子以下，大腿以上，粗壮、圆滚、多肉。如果母亲是一棵树，那么把这一段锯下来，再把中间掏空，就是一个现成的大水桶。父亲得痲病死的那年，西西不到两岁。父亲一死，母亲的脾气就暴躁起来。母亲只对西西发火，西西是家里的克星，克死了父亲，克得母亲早早守寡。西西的哥哥智力偏弱，但结婚生子这样的事都会。十八九岁时结了婚，盖起了自己的茅屋，埋头过起了自己的生活。

西西是在猪圈里长大的。哥哥到处野，从来不带西西。母亲一忙起来，就把西西关在猪圈里。猪圈里的花母猪有一身黑白花朵和永不消失的奶水味。花母猪认生，看见西西急得嗷嗷直叫，把西西吓得哇哇大哭。她哥哥在猪圈外观赏，笑弯了腰。花母猪不像母亲那样肥硕，可能也没有母亲那么重，但它

生育力旺盛，从不拒绝怀孕。每次，当邻村那个两泡眼屎、一嘴泡沫的老头把公猪赶过来，向母亲吹嘘公猪品种如何优良，保证能生一窝健壮的猪崽时，母亲就欣喜地打开猪圈，帮老头把公猪赶到母猪身边。猪在交配，母亲和老头就开始计算不久的将来，一窝猪崽的数量，可以换得的人民币。母猪下了几回崽，两排奶子被扯得松松垮垮，和母亲的乳房一样下垂，快要拖到地上。花母猪是温和的，它全身的脂肪都化作了母爱，奉献给了它的孩子们。花母猪是伟大的，即便是它毫无力气，躺下来，它也会将所有的奶子袒露在外任凭猪崽们拱。

西西在猪圈待熟了，花母猪就不再对她嗷叫，而是用嘴蹭她，嗓子里发出“嗯嗯嗯”的声音。它把她当作了它的孩子。花母猪的耳朵也像奶子一样耷拉。西西就抓花母猪的耳朵。一群花的白的猪崽，围着西西，一会儿跑开，一会儿尖叫，猪圈就是西西的儿童乐园。西西在猪圈里爬，一步一晃地走。有一回，西西吃着母猪的奶睡着了，她的哥哥看见，笑得在地上打滚。母亲骂西西，有奶便是娘。

西西喜欢猪圈的味道，或者说，喜欢母猪身上的奶味，包括那些小猪崽。它们很香。它们的粪便，西西当玩具耍，有时往嘴里塞。猪窝里的草，统统被猪嚼过一遍，上面留着它们的唾液。当草慢慢地变成草屑时，母亲又换来新鲜的稻草。那时西西和猪一样兴奋，和它们一块儿嚼稻草。西西喜欢那种淡淡的甘甜与清香。猪崽饿了吃奶，吃饱了玩奶，把母猪的奶舔得

干净雪白，像刚刚洗过澡。没有母亲身上的汗味和鱼腥味。西西不知道母亲乳汁的味道，她从来没有吃过。西西喜欢母猪身上干净的乳房。

西西慢慢长大了，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勉强读到初中时，辍学了。这时，她已经长到一米六的个头，屁股不圆，没肉，胸脯发育不良，就像后山里的一根竹子，直挺挺的。

“没用的家伙，我像你这么高时，都能挑担子了！”母亲很自豪。西西挑个空筐都摇摇晃晃，这使母亲很不满意。担子压在西西肩头，她立即一副将被折断的样子。

“你听，妈妈，我胸口里面像铁铺里的风箱。”西西说。母亲便听到风箱的声音从西西的喉咙里传出来。西西小时候受过一次风寒，得了肺炎，喉咙里响，那是哮喘。天气越冷，西西胸口里的风箱抽得更厉害，声音越大。她有时咳嗽，咳起来像一个人站在洞口朝里喊，发出压抑、沉闷的嗡嗡声响。

“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这个倒霉的家伙，早点嫁出去就好了。”母亲说。她挥动手中长长的铁叉，叉起一堆稻草，使劲一扬，她的乳房晃动，肌肉震颤，西西就觉得她被母亲一下子撂出好远。

西西暗自考虑了一下母亲的说法，嫁出去，就不用再听母亲成天骂骂咧咧了。十五岁的时候，西西跟着媒婆，顺着干涸的小溪往西走了两三个小时，然后喝了一杯茶，看见了约好的那个男人。用媒婆的话说，这伢子壮实得能拉犁，三天不吃不

睡也挑得起百斤稻谷。西西没什么感觉，她甚至都没好好看男人一眼，她好像只是到这里来走一走的。但是，这个时候西西想起了兰溪镇，镇上的男人，脸上干净，衣服总像新的。还有他们的神，一副什么事情都明白的样子。

“城里人。”西西想，“我，为什么非要往西走呢？”从家里出门往东，一个小时就到了小镇，为什么要往西走呢？西西不明白。去相亲的路上，媒婆自己唠叨没完，说这一带原先出过土匪，又怕影响做媒的事，连忙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。

“为什么要往西走呢？”看着面前的太阳不断地下沉，西西终于说了出来。

“远远地嫁了，回娘家才显亲热。往东也没什么好人家，再往东，那些镇里人，没有哪个会娶乡里妹子。”媒婆说。

西西“哦”了一声，像小溪里的鹅卵石一样沉默。她想，这些石头从哪里滚来，在小溪里待了多少年了。常德和益阳的山区倒没什么不同，只是越往西走，越觉得有一股阴冷往身体里钻。西西有些害怕，像被人扔到了荒山野岭。她喜欢小镇上时髦的服装店、五颜六色的玻璃柜台、宽宽的街道、理发店，以及那些穿着漂亮的年轻人。

过了几天，西西去了一趟兰溪镇。母亲装了半篓子红薯，要她卖了，换些菜油回来。西西走一阵，歇一会儿，到了镇上，把红薯卖了，买好菜油，肚子就有点饿了。西西不敢乱花钱，被母亲知道要挨一顿狠骂。她背着几斤菜油，在百合街东

看西看，走到一棵梧桐树下，在米豆腐店门口挪不动步了。西西站着不动，摸摸口袋，想着怎么瞒过母亲，终于在红薯的价格问题上找到了办法。

“米豆腐多少钱一碗？”离店口还远着，西西喊了一句。

“两毛，来吧，好吃得很！”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答道。看样子是老板娘。

那时刚过中午，店里人不多，女人把做好的东西端上来，就在西西旁边坐下了。她皮肤挺白，不胖不瘦，鼻梁很挺，眼睛黑亮，严肃时有些咄咄逼人。女人和她说话，西西才知道她就是老板娘。她看着碗里的米豆腐，是圆的，一粒一粒，汤里撒了葱花。

“原来打下手的那个妹子刚走，回家嫁人去了，店里忙不过来，有没有兴趣来做服务员？”老板娘说。

西西一听，愣了半晌，问：“服务员是什么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招呼来吃米豆腐的人呀，擦擦桌子，洗洗碗，米粉完了就磨米粉，吃住都算店里的。”

西西点了头：“行，我回家跟我妈说一声，明天再上来。”她一只手抹嘴，一只手直往裤袋里掏钱。

“小妹子，不用给钱，这碗我请你，明天等你来啊。”老板娘两眼笑成一条线。

西西突然觉得老板娘很像“妈妈”。老板娘笑起来真好看。西西想这么说，但没好意思说出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西西走得飞快。在旧木桥上，她故意大力的摇晃了几下，听到群鸟乱叫的声音，她很快活。她采了几枝野花，扔进背篓里，用溪水洗了一把脸。溪水一直是清澈的，她看见自己的脸，很瘦，微微突出的额头非常饱满，黑辫子很长，发梢扫到水面，和水中的辫子连到一起。西西笑时才发现自己的牙齿难看。母亲说她小时候贪吃，八成是嚼稻草嚼的。西西依稀记得稻草的淡香，只是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去嚼稻草。花母猪在西西四岁那年产完一窝猪崽就死了，没奶可吃的猪崽紧接着也死了。眼看着就要到手的银子化成水，母亲伤心了，动辄暴躁如雷，骂西西解气。闻不到花母猪的乳香，西西比母亲更难过。那一次，西西哭了，但不是以前的任何一次哭，不是那些由于饥饿，恐惧，或者别的原因，而是她缘于内心的秘密。母亲不会懂，别人不会懂。

快到屋门口时，西西放慢了脚步。她那木头搭建的家，已经歪歪扭扭，木头发黑，到处是破烂，整个房子像一堆废弃多年的东西，随时就要坍塌。只有房顶升起的炊烟，证明还有人居住。母猪死后，母亲受了刺激，再也没养过猪。但猪圈还在，用来堆放杂物。西西把背篓挂在猪圈的木条上。喂猪的食槽还摆在原来的地方，鼻子已经嗅不到乳香和猪粪的味道。

西西在猪圈里待了一会儿，就听得母亲的头从厨房窗口探出来骂道，“磨磨蹭蹭地，现在才回来，死哪里去了！”西西这才从背篓里取出菜油，从窗口递给母亲，低声说，“死了就回不

来了。”西西出门前吃一个烧红薯，中午吃一碗米豆腐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这时才发现饿得不行。

“你还顶嘴？”母亲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几乎是劈手夺过西西手中的油瓶。

“……我要到镇上当服务员。”西西轻轻地咳嗽了一下，她不习惯喊“妈”。

“哟？家里养不活你？要到外边去野？”母亲的脑袋不见了，声音从黑洞洞的窗口飘出来。

“不是野，是给你挣钱。”西西高声了一点。

母亲又探出头来，一张浮肿的脸，面色柔和了一点，她有一丝惊奇，像夹心饼干中间的那层奶酪，不是非常明显。

“真的，镇里米豆腐店的老板娘跟我说了。”西西怕母亲不信。

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母亲漫不经心，火钳在灶里捅得噼噼作响。

“我忘了问。吃住都算店里的。”西西说。

“每个月交五十块钱给家里，其他的，你自己花吧。”母亲头一回这么慈祥。

“诶！晓得了。”西西应声回屋，立刻被里屋的阴暗吞噬。

第二章

许县长又唱起来了。许县长是个女人。许县长的歌声把大街上的喧哗压了下去，或者说许县长的歌声从人群中飘浮上来。许县长唱歌时，万物便凝结了，只有她的歌声流荡，像云雾在山尖缠来绕去，氤氲贴着湖面飘移。许县长唱歌的时候，仿佛站在珠穆朗玛峰上，街上的人，街上的物，都在几千米的脚底下渺小，黑不溜秋的脸焕发出兴奋、油亮的光泽。

许县长刚吃了一碗米豆腐，抹嘴时，把油汤抹了一脸。因此脸上就黑一道，灰一道。但是，许县长的牙齿很白。不要以为许县长刚去医院洗过牙，或者用了洁齿灵、波浪形牙刷、白牙素之类的东西。这时候的兰溪镇还没有这些东西，也没有人想过会有这些东西，或者说，在外面的城市里有这些东西，但小镇人不知道，即便有人知道，也不会想到往牙齿上花钱；就算有人想到往牙齿上花钱，这个人也不会是许县长。许县长是一年到头不刷牙的，也就是说，许县长的牙齿天生完好，好到小镇人忍不住暗地里嫉妒。

许县长唱歌时是拼尽全力的。那时，许县长的嘴全部张开，不像唱歌，倒像吆喝。似乎是用过度，许县长的嗓子里产生了破音，好像风捅破了窗户纸，忽然漏气。许县长不管这个，破音时，就往破里喊，然后在某一个音符突然恢复正常，让听的人措手不及。许县长有时也会中气不足，一个音符未完，忽然间泄气，半张开嘴，独自发痴。许县长并不羞愧。她唱得随心所欲。她可以中断任何一句，任何一个音符，突然间又开头重唱：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坐在河边……等到你胸佩红花，回家庄……”即便是跑了调，许县长也满怀重振山河的雄心。

只要许县长一唱，西西总忍不住将一只脚伸出店门，探头去看许县长的身影，在背后龇牙咧嘴地鬼笑。西西当了服务员，对镇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对许县长很好奇。不过，西西不敢走远，也就是从店里探出半边身子，随便看看，听听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也就这时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落在西西头上，她闻到一缕浅淡芳香。她抬起头一望，只见满树紫色的梧桐花在枝头热闹、推搡。太阳在花瓣与树叶间蹦跳、躲闪，很迅捷。不过树丫间还被扔了破袜子烂衣服，大煞风景。

“梧桐叶子灰乎乎的，也许下一场新雨就好了。”西西想，“下一场雨，街道和树叶都会干净起来，街道干净了，人也干净了。”

这时有人在喊口号。还是许县长。许县长已经不唱了，在

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，不时地挥一下手臂，与唱歌时的许县长判若两人。许县长喊的口号与政治有关，与“文化大革命”有关。许县长喊，喊一阵，默默走几步，拐到墙边，用手指头在墙上乱写乱画，完了接着喊。许县长干裂的嘴唇结了一层硬壳，两片嘴皮看起来像塑料做的。西西见那两片假唇一张一合，只是觉得有趣，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好玩。

许县长的年纪是个谜。也许有六十岁，但是，她满脸尘土的脸上似乎没有皱纹。说她只有三十岁，但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苍苍茫茫的，像冬天结了霜的枯草，在风里瑟瑟地抖动。从许县长的手来看，她应该不老，手有些粗糙，手指头很长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。其实，西西并不喜欢听许县长唱歌，或者喊口号，她只是爱看许县长的牙齿。因为许县长除了唱歌和喊口号外，从不和人说话，也只有这个时候，才能看到她的牙齿。许县长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。西西经常这么想。许县长要是洗了脸，搽上润肤霜，换上干净衣服，一定是个漂亮女人。西西有时真想许县长干净起来，就像下一场雨，把街道，把树叶洗干净那样，让她看见一个清爽的许县长，一个洁净的女人。一个洁净的女人，还带着很“妈妈”的温馨笑容，那样就没有遗憾了。

有一天西西做梦，她梦见自己对许县长说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许县长朝她笑，洁白的牙齿朝她笑，她看许县长的眼睛，许县长的眼睛也朝她笑，像贴在理发店墙壁上的港台明星。但

是眨眼间，许县长就坐在米豆腐店里，妩媚地说，给我来一碗米豆腐吧。醒来后，西西记得许县长温柔漂亮的样子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后来想起来，梦里的许县长就是贴在理发店墙壁上的明星周海媚，她觉得很开心。西西做过许多梦，通常醒来就忘了，只有关于许县长的梦，一直清晰。许县长还是许县长，并没有周海媚的靓丽，西西看到的，还是那个疯癫女人。

西西有点难过。

许县长头发稀少，两条短促的辫子，猪尾巴那么细，麻花一样扭来扭去，就像被太阳烤白后，粘连着的一截粪便。

许县长从来不梳头。许县长从哪里来？仿佛自打有了这个镇子，许县长便存在了。

许县长晚上睡在米豆腐店前的梧桐树下。她很瘦，冬天的时候，衣服里三件外三件地往身上套，也不会显得臃肿。堆在许县长身上的衣服种类很多，有男人穿的，女人穿的，甚至死人身上剥下来的，脏得可以揭下另一件衣服，裂开的线缝里冒出棉絮，许县长会扯出来，擦把鼻涕，然后再塞回去。西西不知道“许县长”这名字的来历。不知道许县长是本来叫许县长，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喊她为许县长，所以她就有了许县长这个名字。反正有人喊许县长时，如果许县长在走路，她就会停顿两秒，并不应答，表情更显麻木；假如许县长在低头沉思，她会突然扑哧一笑，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很荒谬。

许县长总是独来独往。想喊时还是喊，声音依旧很大；想

唱时仍是唱，唱起来仿佛面前有亿万观众。许县长就像一件历史文物，大家已经熟悉她，了解了她，知道她身上的娱乐价值，不过就是那几句政治口号，和一首《九九艳阳天》的歌曲，她从来没有唱完整过。除了西西，没有人再对她感兴趣。不过，乏味时，人们仍会朝许县长喊，许县长，吃饭了吗？唱首歌吧！

如果是冬天，许县长披着一堆破烂的衣服，也不知哪一年，哪一个好心人给她的一件军大衣，斗篷一样宽大，下摆快拖到地上，许县长穿着像个身披盔甲的猛士；大衣上面的松了线的补丁，像勋章一样，到处悬挂，使许县长看起来像一个凯旋的将军。许县长行走时，旁若无人，身上破布飘飘，似乎正被前呼后拥。

现在是春天，许县长仍然披着她的斗篷，还是两截短促的猪屎辫，白头发更多了，远远看去，像裹了一块头巾。西西刚梳两条辫子时，遭到镇里人的嘲弄，“西西，你梳辫子，简直就是个许县长。”西西不时也会哼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”。西西知道，她们说“许县长”，无非是精神病和白痴的另一种说法。“许县长”这个词，与一切不正常的东西都可以搭上关系。凡是与许县长有关的东西，成了镇里人躲避与嘲弄的对象，他们以此表示自己与疯子的区别，证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镇里的人喜欢拿许县长骂人，“你他妈像许县长”，恶毒些的，会骂别人全家都是“许县长”。

许县长不管这些。许县长像一截木头，一会儿挪到某个墙角靠着，一会儿横摆在地上，喜欢在身上东抓西挠，衣里衣外翻来覆去寻找。许县长捡地上的烂水果，在饭馆门前的垃圾堆里翻。许县长被人轰赶，许县长也会用她缺了口的饭碗接过别人倒给她的饭菜。有时一连几天看不见许县长，某天又突然从角落里蹿出来，像条狗一样。